

金瓶梅

傳

張鳳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金瓶梅

卷一

第一回



目 录

下

- 第十七回 争风吃醋双魔斗…… (299)
另有所爱寻新欢
- 第十八回 玉莲夜敲月下门…… (310)
武松血溅狮子楼
- 第十九回 图报复金莲持刀…… (330)
心不忍武松杀嫂
- 第二十回 王炳麟客厅调情…… (336)
李瓶儿冒雨投亲
- 第二十一回 姐夫垂涎娇小姨…… (347)
美娘苦思妹婚姻
- 第二十二回 梁中书贪权上当…… (361)
蔡宝芬大闹妓馆
- 第二十三回 王炳麟昼送贿礼…… (374)
李瓶儿夜弄琵琶
- 第二十四回 相思苦一见钟情…… (391)
财色通二套诡计
- 第二十五回 王太守私置外室…… (403)
陈良甫突遭奇祸
- 第二十六回 梁留守金屋藏娇…… (418)
蔡夫人翻脸逞凶

第二十七回	吃醋人严审仆从 梁山泊攻陷大名	 (430)
第二十八回	梁中书兵败逃生 李瓶儿含泪进京	 (449)
第二十九回	西门庆初遇瓶姐 阎都管奸占金凤	 (462)
第三十回	野猪林劫汉喝道 太監府两女相攻	 (476)
第三十一回	梁中书险遭屠杀 金凤儿被卖新主	 (490)
第三十二回	群臣进言诛留守 噩耗传来成新寡	 (504)
第三十三回	花太監暗施计谋 贾半仙挥剑驱妖	 (518)
第三十四回	李瓶儿再嫁清河 西门庆又思霸占	 (533)
第三十五回	花子虚新婚尴尬 吴春梅善心谋救	 (548)
第三十六回	开新业隔墙窥视 觅知音妓馆诉情	 (564)
第三十七回	西门月夜闯深宅 大宝娼门寻春梅	 (576)
第三十八回	张大户夜登酒楼 李瓶儿血染黄土	 (591)

种母性的挂牵之情，油然而生。“上天保佑他，无病无灾，快快到我身边来吧！”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也是西门庆的生日。西门庆是答应这天晚上来这里过的，一起共赏明月。潘金莲为了迎接西门庆的到来，特意置办了美酒佳肴，以及螯蟹、石榴、榅桲、梨、枣、葡萄、栗等新鲜时物。为了赏月助兴，潘金莲还准备了几支曲子要唱给他听，并给他跳上一个旋舞。可是，八月十五日夜，明月当空，小楼上却孤单单的只有她一个人。潘金莲黯然伤情，怀抱琵琶，轻轻地如泣如诉地唱了一曲《落梅风》：

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
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灯将残，人睡
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心硬浑如铁，这凄
凉怎捱今夜？

唱一会，垂一会泪，又唱一会。眼见明月西坠，没有一点指望了，潘金莲还是脸带泪珠，抱着琵琶，怔怔地坐在静寂的黑影里。

到八月十七日，天落黑的时候，西门庆才急冲冲地来到了潘金莲的家中。潘金莲一开门，见到西门庆，就骂道：“冤家，你死到哪里去了？”

西门庆笑嘻嘻地说：“小心肝，你生气啦？八月十五那天，是刘知县请我赏月去了，你说，我能不去吗？为了张大户的事，他是费了心的。”

潘金莲绷着脸说：“那么十六日呢？”

“十六日？唉，十六日，我和伙计们坐了一席。你想想，我开着一个生药铺，全靠伙计们张罗着，一年到头，里外奔忙，到了大节上，我能不招待他们吗？特别是赖伙计，更是忠心耿耿。还没到节上，他就告诉我，已经在狮子楼备下酒席了，嘱咐我一定与伙计们坐一坐。你说，我能不去陪一陪吗？”

“哼！你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在等你呢！”

西门庆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不，应付了这两宗事，我急巴巴的就来了。”

“巧嘴！你但凡想着我，也该把伙计这场酒席推一日。看来，我还不如你的伙计哩！”又一串清泪滚落下来。潘金莲心里越想越委屈，不用西门庆抱，自己跑上楼去了。

西门庆看看门已关好，便跟随她上了楼。

“宝贝，人家来了，犯不上这么丢脸子，让人心里苦丝丝的。我总不能给你跪下吧！”

“你跪下，我就让你跪下！”

“好吧！负荆请罪。我给你跪下了。”西门庆真的跪在她的面前。

潘金莲还是又恨又气，她拔他的簪子，撕他的扇子，恨恨地说：“你知道这几天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这六天，哪一天不当一年过？”

“小宝贝，我知道了。你总不能让我老跪着吧？”

潘金莲用指头戳了他脑门一下，骂道：“真真是冤家！”算出了她一口怨气。

西门庆得到赦免，笑嘻嘻地站起来，就要与潘金莲亲嘴儿。潘金莲一扭身，西门庆扑倒在床上了。潘金莲破涕为笑，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

“好，你闹了我个狗啃泥，看我能饶了你！”西门庆爬起来，向潘金莲扑去，张开双臂，把潘金莲搂得紧紧的，以致她喘不上气来。

“放开我，憋死我了！”

“偏不，看你还敢不敢慢待我！”

潘金莲只好说：“不敢啦，不敢啦！”

西门庆这才松开手。潘金莲旋即跑到柜子跟前，打开柜门，拽出一个包袱向西门庆扔去。西门庆一把接在怀里，说：“好，你还敢打我……”

说着，就要再扑过去。潘金莲跺着脚说：“你看看，那里是什么！”

西门庆把包袱打开，只见是一包衣物：一双玄色缎子鞋，一双挑线密约深盟随君、膝下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缎子护膝，一条纱绿潞绸、永祥云嵌八宝、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的兜肚，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绣着五言四句诗一首：“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

“这……”西门庆怔怔地盯着满面羞红的潘金莲。

潘金莲娇滴滴地说：“人家给你的寿礼！”

“啊——”西门庆眼睛一亮，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感受到一个女人在真心真意地爱他，他怎么能不感动呢？如果说，在前一段时间的交往中，西门庆更多的是欲，而现在也

变得有情了。他非常珍爱地捧着那根并头莲瓣的簪子，颇为动情地低吟着：

“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

西门庆吟罢，又反过来复过去细细端量。猛地，在那首五言四句诗的下面又发现了五个小写：“潘六儿敬送。”西门庆心头一热，声音沙哑地说：“你，给我戴上……”

潘金莲拉着西门庆坐在铜镜前，细心地给他梳理发辫，然后把那簪子拴在上面。她觉得，拴上的不仅仅是一根簪子，而是她的一颗心哪！从今以后，她就会跟他永远拴在一起了。

“大郎，今儿让我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吧！”

“好。”

潘金莲在小后院里安放了桌椅，把她准备好的美酒佳肴和时鲜果品摆在桌子上。两个人相对而坐。

“开始吧。”西门庆见潘金莲没有斟酒，便抓起酒瓶，启开封盖。

“等等……”潘金莲说，“等月亮升起来……”

两个人同时望向东方的天际。天上布满了星星，一闪一闪，眨着神秘的眼睛。天幕的色彩是靛青色的。月亮还没有升起来。他们互相握着手儿，默默地等待着，沉浸在一片恬静、安逸、甜蜜之中。渐渐地，天空出现了几丝虚红，接着变得橙黄，再接着，一轮玉盘似的大月亮挂在天空了，一缕缕水波似的柔光洒满在小院里。

“今晚的月亮好亮啊！”西门庆说。

潘金莲摇了摇头：“十五十六圆，十七十八少半边。只可惜，晚了一两天……”

西门庆知道她又在抱怨他十五、十六没来，便忙说：“仍然是很圆的……咱们吃酒吧！”

潘金莲于是在两个杯子里斟满美酒，举杯在手，说：“前天是你的生日，没有给你祝寿，今天献给你一杯酒，祝君万事如意，祝我二人朝夕相伴，白头偕老……”

西门庆一仰脖子，把这杯酒干了。他也斟了一杯，回敬道：“我也敬六儿一杯……哎，你怎么叫六儿呢？”

潘金莲说：“我在家中排行老六，原有五个姐姐，我九岁那年发大水，都淹死了……”

“六儿，我的心肝宝贝，把这杯酒喝了。”

潘金莲立即干了这杯酒。两个人一杯递一杯饮了一会，西门庆说：“六儿，听说你弹得一手好琵琶，唱得一口好曲子。今夜良辰美景，给我弹唱一曲吧。”

潘金莲取来琵琶，抱在怀里，轻轻地弹起来，在叮叮淙淙如同小溪奔流的琵琶声中，潘金莲柔曼地唱了一支《绵搭絮》：

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奴本是朵好花儿，园内初开；蝴蝶餐破，再也不来。我和你那样的恩情，前世里姻缘今世里该……

西门庆听着这弹唱，不觉心荡神驰，大有“此曲只应天

上有”之感。潘金莲歌罢，仍觉余音在耳。

“六儿，不要怨了，我这不是来了嘛！”

潘金莲微笑着点了点头。她放下琵琶，又在小院里跳了一个旋舞。舞姿婆娑，犹如谢阿蛮^①再世。西门庆赞叹不已！这样多才多艺，多情多义，美貌绝伦的女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心中油然而生出相见恨晚之感。是啊，倘若早上一、两年认识她，倘若她出身在官宦人家，是大家闺秀，而不是小家碧玉，该多好啊！”

“大郎，你笑话我吗？”

“哪里，跳得太好了！”

“大郎，我醉了。不然，不然，不会向你献丑的……”

潘金莲的确是醉了。脸儿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又象两颗星星！但她是心醉了。她觉得，与西门庆在一起是那样美好，这种美好远不是世俗肉欲的，而是绵绵的情意。一句话，一支曲子，一个舞蹈，都能令她陶醉。

忽然，潘金莲撒娇地说道：“不行！光让我唱我跳，该你了！”

西门庆笑着说：“免了吧，我可不会……”

“你敢！你就是学个鸡儿叫狗儿叫，也得来一个。”

西门庆毕竟是读过几天书的，想了一想，便说：“好，我唱一个《鸳鸯》^②吧。”

① 谢阿蛮，唐玄宗时宫中的舞女。

② 《鸳鸯》，取自《诗经》，周代奴隶主贵族举行婚礼时所唱的祝颂歌。

潘金莲拍着手：“好极了。我伴奏！”

在叮叮淙淙的琵琶声中，西门庆唱道：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

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

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

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西门庆原来也有一副好歌喉！潘金莲心中十分喜欢。她说：“等我们举行婚礼时，你就唱这一支歌……”

“好的……”

“哎，大郎，你让薛嫂找过我妈妈了吗？”

“这一半天就去。”

“你可要抓紧啊？既然你我比作鸳鸯，鸳鸯是不能分离的……”

两个人整整尽欢了一夜。在临分别时，潘金莲叮咛他说：“你哪天再来？”

西门庆想了想：“五天之后。”

“怎么要这么多天？”

“唉，衙门里还有些事。明天要往北京大名府走一趟。我回来就上你这来。”

“好，我等你。路上保重……”

然而，第五天晚上，当潘金莲听见敲门声，怀着满腔喜悦，把门打开的时候，站在门外的那个人却使潘金莲大惊失色。

“你是人是鬼？”

“我是人，别怕……”

那人说着，一步跨进门，把门闩上了……

第十八回 玉莲夜敲月下门 武松血溅狮子楼

进来的人关好门后，叫了一声“金莲妹”便泪流满面，把潘金莲抱住了。

“玉莲姐，你没有死？”潘金莲问。

“没有……不，也可以说死了……走，上楼上，让我慢慢告诉你……”

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走上楼去。潘金莲见她浑身脂粉气，便问道：“你这一向在哪里？”

“唉！”吴玉莲重重叹了口气，“一言难尽……那天，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走到城外，天就黑了。我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走着，突然，身后窜来两个男人。他们恶狠狠地说：‘哼，跑？老爷会这么便宜了你？’我知道是张大户派来的人。与其让他们抓住，不如死了干净。附近就是御河，我向御河跑去。可是，他们揪住我的头发，就把我打倒在地了。我在昏迷中，听到一个人说：‘咱俩也尝尝她的滋味吧……’于是，两个牲畜就……唉，金莲妹，我好后悔啊！当初，我就失身于张大户那老贼了，现在又……等人静更深，他们就把我拖进城里，卖给了妓馆。我一狠心，就在那儿呆下去了

……金莲妹，你说我还有什么法子啊！”

金莲听了，痛哭流涕。一边痛骂张大户，一边不断地埋怨吴玉莲，当初不该背着她去干那些傻事。可是吴玉莲的感情仿佛麻木了，她却安慰潘金莲说：

“别哭了，都是过去的事啦……”

“那么，大宝哥串街走巷的吆喝，难道你就没听见吗？”

“听见了……”吴玉莲这时才眼圈一红，“不过，我没脸见他。让他全当我死了吧！”

“你、你好狠的心啊！”

“心不狠，又怎么办呢！”

潘金莲沉默不语。她觉得心里分外压抑，胸口堵得满满的，喘不过气儿来。住了一会，她才问道：

“玉莲姐，你怎么突然找我来了……”

“妹妹，姐姐已是沦落之人，但不愿意你再受人欺骗……”

“谁欺骗我了？”

“西门庆！”

“他？不会，姐姐，不会！”

“唉！身受其害还全然不知，与我有何不同呢？”

“姐姐，你不要瞎说。我不准你中伤我钟爱的人！”

吴玉莲把脸一绷，骂道：“住嘴！听我对你说！”

潘金莲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听着吴玉莲讲了下面一段故事……

“我被卖在怡春堂妓馆，就在北瓦子附近一条深巷里。门口贴着一幅对联：春思思花切切朝香暮郁，情倦倦意绵绵

梦缠魂牵；横批是：花明柳暗。原来，这是一家下等妓馆，生意萧条，自从我进去了以后，买卖突然兴隆了。因为我大约很有几分姿色。在那里头，我的名字叫‘红牡丹’。一时间，狎客纷沓而至，指名要‘红牡丹’接待。这一年多，我接待了多少男人哪！哪里象那幅对联说的情意缠绵，纯粹是同猪狗一样。可是，有一天，我却接待了一个人儿，长得象模象样，也知人痛痒……”

“谁？”潘金莲警惕地问。

“他就是西门庆。”

“啊！”潘金莲叫了一声，骂道，“冤家！”

“他对我百般温存，常上我这儿来。后来，他干脆就把我包下了。前几天，我记得是八月十六日，他又来了……”

“坏蛋！他说八月十六日与伙计们在一起吃酒！”

“他问我：‘宝贝心肝，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怎么遁入娼门的？’我说，‘既入娼门，何辱祖姓？’我执意不肯告诉他真实姓名和身世。他好象很理解地说：‘真可惜，你长得这样美。你大约是我见过的第二个美人了……’我因为卖身为娼，早已失去了嫉妒心，便没有留意他所说的第一个美人是谁。及至到昨天晚上，我才明白了一切。”

“昨天晚上，他笑嘻嘻地来了。我象往常一样地接待了他。上床的时候，我给他解去幞头，猛然发现他头上别着一根新簪子。我顺手拔下来，就凑到烛光下观看。一看，不觉大吃一惊，那上面写着‘潘六儿’的名字……”

潘金莲的脸刷白了，心突突地跳。

“我说：‘这是哪儿来的？’他说：‘就是那第一美人送给

我的……’我立即愤怨地问道：‘你和她……’他嬉皮笑脸地说：‘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一下子晕了过去。他抱住我，好半天才把我唤醒，问道：‘怎么，你认识她？’我摇了摇头。我心里十分痛苦，想不到我们姐妹俩都落到了他的手中。‘那么，你是吃醋了？’他说。我点了点头。他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很得意。我说：‘你打算把她怎么办？’他说：‘用一顶小轿抬回家去，当第五个小老婆呗！’‘她愿意吗？’‘嘻嘻，她还蒙在鼓里，要当正室夫人呢！多可笑，她既不是出身名门，没有地位，又不是一个雏儿，怎么能当我的正妻呢！’你不知道，有点地位的人，娶正妻讲的是门当户对，娶妾则重其姿色。我说：‘你也太狠心了。倘若她知道了你的底细，执意不从呢？’他说：‘那也没什么，我也玩得差不多了。再说，她不给我为妾，也没有别的出路啊！她的名声也臭了。’‘难道，你对她就没有一点情意，与嫖娼一样吗？’他说：‘不，不一样。她对我情意绵绵，我也舍不得她。可是，我也没办法啊！’停了一会，他突然说：‘宝贝，你也听我一句劝，上我家去吧。你当五房，让她当六房。有了你们两个，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止一次要把我赎出去，我哪里能答应他呢？他曾经告诉我，他的正妻叫吴月娘，是吴千户的女儿，虽有身份，但不善风月。二房叫李娇儿，也是一个娼妓，人有些憨。三房叫孟月楼，是他朋友之妻，夺过来的，脾性儿好，就是脸上有几个浅麻子。四房叫孙雪娥，原是结发妻陈氏陪床的，人很粗俗，只配在厨房管事。”

“啊，他这不是一妻三妾了啊！可他却对我说，只有陈

氏，但已经死了……”

“你相信他的鬼话哩！”吴玉莲说：“不仅如此，西门庆的人品也极坏。他上交黄门太师，中结巡抚御史，下联帮闲泼皮。包揽说事，举放私债。专一嫖风戏月，调占良人之妇。真是无恶不做。妹妹，你不知他的底细，怎么就委身于他呢？”

潘金莲惨叫一声，早已晕过去了。吴玉莲专程来告诉这些事，不由得她不信。西门庆在她心中的形象立即坍塌了。当吴玉莲讲到西门庆残酷地玩弄她的感情，肆意欺骗她的时候，真如五雷轰顶，使她肝胆俱焚。她恨西门庆，过去爱得多深，现在恨得多深！

吴玉莲见潘金莲晕了过去，忙伸出一只手，使劲压着潘金莲的人中。过了好一会儿，潘金莲才“啊”地叫了一声，缓上一口气来。她呆愣愣地瞪着双眼，茫然地望着吴玉莲。

“你是谁？”

“我是玉莲。”

“你是人是鬼？”

“虽是人却是鬼。”

“我莫不是做了一场噩梦？”

“不，不是。”

“西门庆就象你说得那么坏？”

“我吴玉莲凭什么对你说假话？”

“哇——”的一声。潘金莲拖着长声哭叫起来。如果说，刚才潘金莲把吴玉莲告诉她的一切当成一场噩梦，吓个半死；现在则痛定思痛，分外悲切。